



## 江花

## ·城市山林·

## 镇江的味道

■ 文/张峥嵘

青春年少的时候,听了《白蛇传》的传说,更加热爱镇江这座古城。及至长大以后越发感受了古吴大地的胸襟和那浓浓的人文情怀,许多印记在脑海里终于铺陈为一道唯美的风景。

镇江,犹如一坛风味独特历久弥香的陈年香醋,散发着千年不绝的幽香。镇江,更像一位沉静温婉气质高雅的书香女子,挥手間便是淡淡的墨痕清香。翻开镇江的历史,犹如翻开了一部厚重的线装书,散发出的人文气息,令人心驰神往。走进镇江,就好比走进了一轴民俗风情画,粉墙黛瓦、枕江人家、老街深巷、江南布衣、南山青松、香醋肴肉……一踏上南徐之地,人就在片刻间迷失在一段段历史烟云之中。

在镇江,似乎一切的景观都有着时间的厚度和色彩:铁瓮城的墙脚跟、瘞鹤铭的残碑文、昭明太子的读书台以及赛珍珠的故居。古城镇江,她把最华丽的一面,深深地隐在了京口大地的怀抱。南朝陵、多景楼、米芾墓、梦溪园、伯先祠……那些江南先贤的背影,曾晃动在江水的皱褶里,飘逸在香醋的幽香中。

与香醋一样溢出陈年香气的镇江城,扑面而来的是点点滴滴的历史典藏,是古色古香的人文

气息。一条小巷、一条运河、一座石桥、一座古宅,都能说出许多动人的故事。每一块青砖每一方石板,都给镇江打上了浓重的人文烙印。在坊巷里弄转悠,没准一不小心就会误闯某位历史名人的故居。

镇江的古宅,从历史的烟尘透迤而来,浸满了丰厚的文化意蕴。当你漫不经心走进一座古屋,似乎能窥视到一点历史深处那泛黄的记忆,触摸到古屋主人的生命气息。梦溪园址,青墙黛瓦,古色古香,科学巨匠沈括在此写出了科学坐标——《梦溪笔谈》。“沈酣于东海、西湖、南川、北国之游,梦里溪山尤壮丽;括囊乎天象、地质、人文、物理之学,笔端谈论自纵横。”是对他一生的高度概括与评价;“听鹧山房”回廊依旧,莺啼绿映,那单檐歇山顶的房屋,曾是音乐家、诗学家戴颙研读音乐、抚琴整弦,创作了十八部曲的地方;招隐山内的读书台和增华阁,松风竹籁,泉水叮当,南梁昭明太子萧统曾在此编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学总集——《昭明文选》,虽心血干枯、双目失明,衣带渐宽终不悔;位于市区西北登云山上的赛珍珠故居,坐北朝南,青砖洋瓦,印度别墅式建筑风格,美国作家赛珍珠曾在此居

住18年,镇江的山山水水哺育了她,传统的文化熏陶了她,使她写出了中国农民题材三部曲《大地》,并由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
镇江的山山水水,也许有一种特殊的营养。江南多水但不多山,水也大多是小桥流水,不多的山也都是温柔的小山。而镇江的山却是奇俊俏拔、雄强厚重,镇江的水却是一泻千里的滚滚长江。这种山水组合构成了幽深开阔的自然图景,自然不同于精致局促、多人为痕迹的小山小水。自然存在内化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上,镇江的山容易养育宽厚刚毅、质朴朴实的人文品性,镇江的水容易培育纯洁大气、宽容达观的人文品格。在典雅的江南有这样风骨奇异的一方山水,也吸引了那些厌恶俗世、热爱自然的古代隐士。这里的山水特性暗含了隐士旷达、高洁的精神气质。隐士们坚守生命的本质,坚守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,他们远离浊世,并不是碌碌无为,他们在山水赋予的灵感中著书立说,让智慧与精神万古流芳。隐士的存在丰富了镇江山水的灵气文气,而掩藏在山林中的佛道文化也赋予了镇江的仁厚凝重。

镇江的青山绿水,不仅养育了众多的才子,也养育了钟灵毓

秀的女儿。镇江古有美女二乔、才女杜秋娘、侠女梁红玉、孝女戴颙之女、烈女孙尚香,美、才、侠、孝、烈,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在这些镇江女子身上体现得是何等充分!

镇江是纯朴自然的,没有任何矫揉造作,就像镇江城西的西津渡,那一条沧桑的小街,那一座苍劲的石塔。小街有着平民品质的质朴,而白塔那高耸的塔尖,古韵悠长,庄重典雅,夕阳西下,白色的石塔背靠云台山,安静地凝望对面模糊不清的长江水面,显得那样诚恳。

到了镇江,若不去西津渡真有负古代众多诗词大家,他们在诗词中做了那么多“广告”:什么“大江横万里,古渡渺千秋。”“半峰藏紺宇,片月浮银屏。”“滄江云空处动,离离灯火下方悬。”“云开云合山头月,潮落潮生渡口风。”历代文人在这块土地上与山水周旋,与大地结亲,为自然之美写下篇篇诗章。

镇江,这一坛浓香的陈年香醋,留给我们唇舌的是温热的醇厚滋味。镇江,更像一位熟稔的老友,实在让人怀想。其实,你到镇江,不品尝恒顺香醋也会醉倒在她的怀里的。

作者自述 张峥嵘 高级经济师,江苏省作协会员,镇江市知青作协会员。

## 镇江老手艺:制杆秤

■ 文/任德发

镇江为水陆码头城市,商贾云集,尤其是城西一带,自沪宁铁路通车后,更是繁华空前,物资集散,面向全国范围。这些商品的流通就带动了一个需求的行业,即制秤行业的发展。

当年老镇江的制秤行业在苏南算是较发达的,有一定的规模,人马也多,手艺也精,特别在中华路一带最集中。中华路一直是镇江城南、城西与苏北物资的交流地,生意人多。中华路附近就有几家镇江较为著名的杆秤店,柴炭巷口的杜家、潘家,大闸口的龚家,狮子街内的蒋家,宝塔路的张家……这些门面都不大,基本是连家店,父子兵,外带几个徒弟、帮工,很多都是几代人相传的祖传技艺。

说到杆秤,虽然在市场上已被先进、方便的电子秤所替代,可它还在被人们使用着,因为它的公正、准确、携带方便,它在我国人民的生活中,流传了几千年。儿时的我,有缘与这几个连家店为邻,更有后来的好友、同窗成了杆秤行业的继承人。听他们介绍,木杆秤的构件主要是由秤杆、秤砣、秤钩、秤盘几个部件组成,古人把秤杆称为“衡”,秤砣称为“权”,“权衡”一词即由此而来。秤钩、秤砣都是锻件、铸件,秤盘

是冲压件,店内这些都是外购,钩、砣的大小皆以秤的大小而定。

店内做的是主要部件秤杆,杆秤的关键也就是秤杆,秤杆头部系上秤钩、秤盘,平衡中心做提绳,谓之毫,毫有头毫、二毫之分,头毫称物件时看天花(上星),二毫称物件时看怀花(内星),区别在于毫与秤钩间的距离,头毫可称重一点的物件,二毫则可微小到一两、半两。

做秤杆第一道工序就是选料。要选用木质坚硬,纹路细腻,不易变形、开裂的木料,一般是柞木、栎木,也有高级些的用红木、花梨甚至楠木的。选好的木料一般先锯成正方形木杆,再做时效处理,最长时间甚至长达两个夏天。接着是刨,常看师傅们一手滚动木杆,一手推刨,刨出的秤杆雏形,直到又长又圆,又显出有点大小头时即为成品。下面就要使用碱水浸泡一会,再带水磨。师傅们用磨刀石、细砂布,在水盆边上操作,边滚边磨,直至又光又滑为止。

为使秤杆经久耐用和美观,秤杆两头皆用薄铜皮包裹,铆钉钉牢。定秤钩、秤毫位置,谓之“叨子”,安装下卡系铁钩、秤盘,安装上卡穿好秤毫。确定秤砣,提起第二秤毫,找出定盘星位

置。再用标准砝码找出标准重量的位置,一斤、五斤等应在何处,用双脚规依次画出一道道印记。这是道容不得半点马虎的工序,稍有不慎,秤就会有偏差。出于对职业的尊重,制秤人不能短斤少两违背天良。千年的信条是“秤上亏心不得好,秤平斗满是好人”。做“黑秤”是缺德的行为,要短寿的。

对印记打眼也是细活,从两到斤的标记不同,一杆秤要钻上几百个小眼,用的是制秤人自己做的,行业中特制的牛筋麻花钻,钻头只有棉线针粗细,深浅、间距、角度全凭手腕掌握,要有耐心、细心,用力均衡去完成,有偏差,眼钻通就会出次品、废品。往打好的眼孔内纳注水银和纯锡的混合物,再经水磨,使星花明亮起来,这是以前的工艺。如今的制秤人改用在眼内插入细铝丝,经截断、拍紧、锉平、砂光,一样星光明亮。

最后工序是上色,为使秤杆美观,除红木、楠木可保持本色外,其他木质可投人所好,做秤人用植物五倍子等调就的色彩或用猪血上色,染成黑色、红褐色等,再经水磨片刻,用油布一抹。深色的秤杆,闪亮的星花,光光滑滑,配上乌黑漆的秤砣,光亮的秤

盘,这杆秤就算做成功了。

旧时,在磅秤还未投入市场的时代,杆秤是商品流通中的主要度量工具,在这些老杆秤店中,我看到过大的杆秤有的比扁担还长,粗过袁大头的直径,秤砣大过吃饭的碗,上面铸有一个“公”字。能称几百斤的东西。那是粮库称粮草的,畜牧站称牲畜的,批发站做批发生意的。儿时中华路上常年有多个三根木头架成的三脚码,或是木架,中间悬一杆大秤,在这儿就是做农副产品批发,有人专为双方买卖人公平称秤。小的杆秤,称一二十斤的是普及型的,商品买卖中用得最多,是小本生意买卖人的必备之物,旧时家庭中必备的生活用品。再小的就是中药店中称中药的,俗称为“戥子”,秤杆还没有筷子粗、筷子长。

全镇江的做秤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,聚集到了一起,在中华路上鱼巷口挂起了“镇江市衡器生产合作社”的牌子,扩大了杆秤的生产,进行了案秤、磅秤的研制,产品曾一度覆盖全市,走向全国。回头再看老镇江的做秤人,曾经星罗棋布在全市,曾经密集成群在工厂,如今却是寥寥无几,稀若晨星。

编辑 竺捷

版式 陈融  
校对 小伟